

歲月留香書系
SUIYUELIUXIANGSHUXI

邓永标 主编



WENQ
MENG
WOMEN
梦落无痕

■ 浮生

大眾文藝出版社

梦落无痕

■ 浮尘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落无痕/王福强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9

(岁月留香书系/邓永标主编)

ISBN 7-80171-774-0

I. 梦…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08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湖北省咸宁市新泉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9 字数:220千字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湖北印刷

印数:2000

ISBN 7-80171-774-0/I.458

定价:138.00元(全6册)

本册:26.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浮生，原名王福强，又名草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河北省文安县人，现工作和生活于廊坊市。《梦落无痕》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

Email: caoxin1108@yahoo.com.cn

QQ: 26482456

岁月留香书系

(一)

○ 《梦落无痕》

作者 浮尘

○ 《边缘地带》

作者 刘佳

○ 《早逝的黄昏》

作者 金金

○ 《神仙也流泪》

作者 神仙姐姐

○ 《另眼看书生》

作者 罗永源 董春水

○ 《无尽的眷恋》

作者 宋忠伟

主编电子信箱：

8299288@163.com

释 放

——我的自序

我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茫茫人海中，匆匆走过36个春秋，几乎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丝痕迹。但36年辗转的经历，毕竟在心底蓄积了太多难言的情愫。我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这使我更加渴望倾诉，渴望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呈现给别人。于是，才有了《梦落无痕》这个长篇。当朋友问起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回答说，是为了释放，释放淤积在心头的全部的痛和快乐。

那段时间，我完全沉溺于自己编织的故事当中。每天晚上当家人进入梦境的时候，我开始坐在电脑前，沿自己情绪的脉络步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独醒的人，但我不清楚，窗外无尽无休的黑暗中，究竟有多少醒着的人像我一样，愿意跟自己的灵魂交流，甚至被自己的执著、痴迷所感动。写累了的时候，常常独自站在朝北的阳台上，长久的沉默，注视着夜晚的天空突然显现出的那种别样的蓝，体味着一种难以察觉的寂寞。

我相信人的天性属于孤独。人们在陌生的路上踽踽独行，欣赏着陌生的风景，承受着不期而至的风雨。但唯有如此，人生才颇有滋味。在潜意识里，没有人喜欢波澜不惊的生活。人生的意蕴在于创造，在于改变。而改变就意味着痛，意味着烦恼和失落。我倾

心雕琢着我的人物，赋予他们波折的经历和丰富的感情。我其实是试图从他们中间寻觅着自己精神的影子。

我曾经到过一个地方旅行。当别人在喧闹中快乐地游戏时，我却独自面对古老而高大的岩壁，静静地坐上一两个小时。很多人难以理解，但我知道，我是在凭借这种方式，触摸自己寻常日子里在喧嚣纷繁的世俗中难以抵达的精神的内核。

我想我是真实的。

我要做的就是摘掉面具，轻轻擦拭蒙盖在灵魂上的灰尘，将真实的思想赤裸着呈现在读者面前，任人笑骂评说。这就像许多人奋斗多年，要在这个城市寻找到一个温暖的窝一样。我是通过写作，通过文字，给自己的灵魂，开辟一片栖息的伊甸园。

我常常想起我的生活。我常常想起我一次又一次选择。回忆就像一个厚厚的日记本，愈是积满灰尘，愈是让人有了阅读的欲望。我不会放弃。尽管曾经莫名其妙的失眠，尽管曾经在梦里攀登看不到尽头的崎岖山路，但自己还算得上坚韧，我相信，像崔永元所说的那样，“痛并快乐着”，我们就能够勇敢面对一切。

我居住在这个小城已经接近十年了。这是个温馨的地方。每次出远门回来，一踏进小城，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里才是自己的家。我曾无数次用文字记录下在小城的感觉。这本小说所讲的故事，就以小城为虚拟的背景，也是为了留下一个纪念。当若干年之后，我依然能够通过文字，回忆关于小城的点点滴滴，回忆曾经的生存状态，应该也是一种幸福吧。

我还要感谢网络,是无数陌生朋友的鼓励,使这个长篇有了面世的机会。在新浪网连载后,我收到了许多陌生朋友的EMAIL和QQ上的留言。他们对我是支持的。他们对我的心境是理解的。正是这些,让我有了勇气。尽管也许永远不能见面,但我一生都会对他们心存感激。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窗外正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想起小时候光着脚丫,在雨水中尽情嬉戏的情景,那是在释放多余的能量。而今天,我不也是在释放某些东西吗?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形式发生巨大变化罢了。

2005-06-19



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吕山的办公室会遭遇这么尴尬的一幕。当时，我就像一脚踩在了电门上，微张着嘴，愣在门口，一时不知道进退。

吕山是我的同学，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从高中到大学，我们始终在一个班，一起度过了最宝贵的六年时光。毕业后吕山直接分配到小城的日报社工作，十多年下来，已经熬到报社副主编的位子，是同学中比较有出息的一个。

今天来找吕山是因为他约我为一家牛奶制品企业所写的稿子。厂长是市里著名的私人企业家，曾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屡屡在电视和报刊上露脸儿。大概是那位姓李的厂长给了报社不少赞助费吧，市报要为他发一篇通讯。歌功颂德也好，宣传先进激励后进也罢，总之在吕山的安排下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几次饭后，采访任务就算完成，我熬了一个晚上，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一篇五千多字的稿子，前几天才交到吕山的手上。昨天他打电话叫我来一趟报社，说稿子还需要一点改动。

因为给市报写稿也算家常便饭，再加上跟吕山的关系，我对报社已是轻车熟路。径直走到副主编室门口，正碰到一个熟悉的女编辑从楼道走过，相互热情的打着招呼，想也没想便推开眼前的门。屋子里没有人，我知道里面有一个小套间，是供吕山休息时用的。便喊了一声“吕山”，推门走进去。这才目睹了本不该看到的场面。

小屋角落里的那张单人床上，并肩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吕山，另一个我不认识，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两个人正搂在一起，动作很亲昵，我注意到吕山的手好像伸进了那个姑娘的衣服里。听到动静，两个人同时抬起头向门口望过来，恰好和我目光交接。

顿时，一切好像凝固了。我一只脚在门槛里，一只在门槛外，进退两难，三个人同时陷入了尴尬。

“啊，对不起。”感觉过了很久，我才醒过神来，慌忙转身退到外间。很快，吕山也走了出来。他努力掩饰着脸上的不平静，“请坐请坐，”一边递烟给我，“你怎么来了？”

“怎么？我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是你让我来的都忘了？”我故意将了他一军。吕山汕汕地笑了笑。这时候，那个姑娘也走了出来。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吕山热情的招呼着，“刘平，这是咱们市里著名的大作家梁军，他可是咱们市报的大笔杆子，写了许多文章，你以后和他打交道的时候还多着呢，你不去求，他的文字是舍不得给你的。”

“得得得，别又拿我开涮。”我急忙说。

“市教委，梁军。”我伸出手，那姑娘也伸出手，大大方方的和我的手握在一起。“我叫刘平，认识您很高兴，其实我早知道您的大名，我上学的时候，就读过您的诗歌。希望您今后多帮助，多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作品，别太吝啬哟。”

刘平的声音圆润甜美，非常动听。我偷偷瞟了她一眼，她已经完全从刚才偶遇的尴尬与惊慌中摆脱出来，镇定自若，落落大方。脸上带着动人的微笑，显得秀美可人。

“别听你们吕主编瞎给我吹。”我笑着应答。

“那吕老师，您有客人来，我先走了。”她向吕山打着招呼，转身又向我说了一句，“梁老师，欢迎您常来做客。”说着，迈着轻盈的脚步出门去了。

房门轻轻关上，我故意对着吕山上上下下仔细打量，吕山有些发毛，“看什么？我身上没长什么怪物吧？”

“不，长了长了，本领，你长的是本领。”我故意用了一种夸张的语调，“你小子本事不小啊，怎么？也学会包二奶了？回头我要



是告诉嫂子，看你有几条小命儿。”

“哎哟，我说好兄弟，哥哥求你了。哥哥没怎么求过你吧？这样，今天我请你吃‘东来顺’，怎么样？”

“别价，你这是公开贿赂国家干部，怎么着，你还想让我吃你的嘴短？我可不吃你这一套。要想将功折罪，只有一个办法……”我故意卖个关子，端起吕山递过来的一杯水，低头轻轻吹着水面的茶叶，头也不抬。

“什么办法？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就是再残酷的刑罚我也能承受，我也必须承受，你尽管说，我撑得住。”

“好，我告诉你，”我故意压低了声音，“回头啊，你把泡妞的方法传授给我，将来有机会我也好享受一下啊，怎能好事都让你占了没我的份呢？”

“你？”吕山一愣，才发觉我的眼神里传递出的愚弄。于是，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你可真得注意，不要光图一时的快活，将来可有你受的。”笑过之后，我还是真心的劝劝他，“这种事绝不是好玩的。”

“你看这个刘平怎么样？”吕山避开我的话，反问道，语气里颇带了一丝得意。

“你这个大主编的眼光还会错得了？这个姑娘倒是真不错，人漂亮，气质也好，挺招人喜欢的。”

“你呀，这些年陷在教育口，变得更呆了，你看现在满大街上，有几个人还是人们常说的思想正统品德高尚的？我也想开了，人活一世，得享受时就享受吧，何必总苦着自己呢？有一句街头俗语你听说过没有？现在流行‘五个悟’，说结婚是‘错误’，离婚是‘觉悟’，再婚是‘执迷不悟’，要孩子是‘失误’，找不着情人，你猜怎么着？那是‘废物’。你不也说刘平不错吗？的确不错，告诉你一个经验，一个女人有一个女人的味道，套用一句广告语，那叫‘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哟！况且你有所图她有所求，谁也不吃亏



嘛。”

“行了行了，别再教育我了，我的悟性太差，恐怕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您这高深的理论，还是留着您自己享用吧，我呀，恐怕只有当‘废物’喽，”我略带嘲弄的阻止他，“还是赶紧说正事吧。”

“好，说正事，我知道你的为人，不过也说不准哪天你的观念就转变了。歌里不是说，‘这世界变化快吗’？”吕山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我的那份稿子，“说正事，这篇稿子主编亲自看了，不太满意。”

“哪有问题？”我一愣。

“你放心，不是你的笔杆子不行，主编说，文笔流畅，文采飞扬，确实是一篇难得的好稿子，但宣传力度还不够，特别是牛奶制品厂在私企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创新所产生的示范意义表达不够充分，这方面需要再加点笔墨。”

“李厂长是怎么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就他那破厂子，还是传统家族式的管理，能说在企业管理中有示范作用？甭说有创新，我看那牛奶制品能不能合格还很难说呢！我们总不能昧着良心胡说八道吧？那天我到他厂子去，看见他那里还有十六七岁的孩子，说不定他还在非法雇用童工，没把这些给他抖落出来已经不错了。”我有点愤愤不平。

“你看你，又犯傻劲吧？我知道你就这脾气，太耿直，这不就是一动笔的事嘛，何必太认真呢？这不，我已经替你改过了，你看行不行？”

“行，吕大主编的手笔还能不行？不用看了。”

“行了，你看你轻易不上我这儿来一趟，来了就不顺气，来，喝水，这可是上等的乌龙茶。哎，对了，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听到吕山的问话，我不由得心里一动。可以说，这些日子最让我牵肠挂肚的就是这件事了。在工作之外，“爬格子”（姑且延续过去的叫法，因为现在写作已经不是用笔，而是敲打电脑键盘



了)是我十几年来乐此不疲的事情,虽然略有收获,但与付出的心血来比,显然不成正比。不过,当自己的一篇篇“豆腐干”变成铅字时,还是有着无穷的乐趣。陈晓总是带着嘲讽的口吻对我说,你真正成了作家那天,恐怕海也枯,石也烂,连地球都不知是不是自西往东转了。虽是玩笑,但却总让我脸红耳热。前一段时间,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于是开始尝试写一个长篇,没想到竟然一发不可收拾,很快的坠入到故事中去了。这就是我正在写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心路》。

“还没有写完。”我回答吕山。

“我听陈晓说,你好像走火入魔了?几乎天天泡在电脑上,写得昏天黑地。是真的吗?”吕山问。

“也许是吧,”我模棱两可地回答,“真的感觉有些欲罢不能。”

“不得了,也许你的传世大作就要诞生了,”吕山的语气里充满了夸张,“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大凡有成就的艺术家,只有全身心的投入,才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雨果为了写《悲惨世界》,把自己真正当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凡·高为了更好的创作,宁可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仔细研究。好好写,将来出书的事,我替你办!”

我有些自嘲似的笑了一下:“别拿我开涮!”但心里却觉得吕山的话不无道理。因为我确实投入了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小说将是我三十三年生命历程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我将自己的信念、理想、追求、爱情、友谊、挫折、成功以及真实的生活和生活中真实的自我通过文字竭力倾诉出来,故事中的人物,到处都有着我的影子,我的经历,我的背景,我的情感历程……我不知道自己的笔力能否胜任这个工作,但我必须努力去做,好像这是对自己生命的一个重要交代。小说中的人物,黎珊、黄海、曹睿……经常会闯进梦中来,与我对话,让我欢笑,让我流泪。有时从梦中惊

醒,在黑夜和屋顶制造的那片厚重的黑暗中,常常有一种迷失自我的感觉,似乎已分不清自己是生活在现实之中,还是已坠入小说的情节里难以自拔。这种感觉是以前写东西从来没有过的。

“写完一定给你看,不过你说的话可不许放空炮。”

“你放心,出版的事情包在我身上,这点我还是能做到的。”吕山又夸张地拍拍胸脯,表示一种决心。我被他这种有些滑稽的举动逗笑了。故意说: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还是在贿赂我,怕我把你的秘密抖落出去,对不对?”

两个人又心照不宣地笑起来。

笑过之后,吕山又关切的问我:“和陈晓最近怎么样?”

我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还能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样子。我不想提这些,没意思。顺其自然吧。”

“好吧,不问了。你呀,其实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未必是件坏事。”吕山因为太了解我和陈晓之间的事情,便不再问了,“对了,上次跟你说的同学聚会,我们抓紧操办吧,好几个人打过电话询问了。”

“好啊,有你这大领导参与,什么事情都容易了。”

这时候,有人进来向吕山请示工作,我觉得再坐下去也无事可干,就说了声“我走了”,起身准备离开。突然,吕山叫住我:

“你知道吗?萧素素回来了,她离婚了。”

我推着自己那辆旧自行车走进教委大门的时候,手表上的指针已指向8点整。传达室的王老头热情的打着招呼:“梁主任,有您一封信!”说着取出一个厚厚的邮件,我拿眼一扫,立刻知道了这又是一份退稿。对我来说,这已司空见惯。我接过来,说声谢谢,便放好自行车,向楼上走去。

教委的大楼,已建成十多年了,草绿色的楼身斑驳破败,早已

陈旧不堪，夹杂在周围新盖起的鳞次栉比、豪华奢侈的商业大楼之间，极不协调。这让我常常想起一个成语“鹤立鸡群”，不过这只能称为“鸡立鹤群”了。但走进大楼，却感觉精神一振——清洁整齐的门厅和楼梯，几乎一尘不染，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与它的外表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的办公室在四楼的西侧。房间不大，却也算豁亮。开门进去，早晨的阳光正斜斜的投射进来，给窗台上的那盆文竹镀上一层浅粉色，透着一丝暖意，也使那文竹变得更加翠绿，生机勃勃。——我不喜欢养开花的植物，当花朵在人们的惋惜中无情的凋零，留给人们的只有遗憾和失落。我喜欢不开花的植物，尤其是文竹，虽简单却不乏灵气和美丽。我将一杯水倒入花盆里，给文竹喷上一点叶肥，然后很满足地站立了一会儿，才走回办公桌前。撕开那封信，果然，里边是自己前不久寄出的一篇反映农村教育现状的小说，还附带着一封短小的退稿信，内容无非是“再加努力”之类。我苦笑一声，将信和稿子一起丢进办公桌的抽屉。

我打开记事本，思考着一天当中该做的事情，并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写完，我将笔插回桌上那个用竹节做成的笔筒。——笔筒有些旧了，连上边那行淡绿色的行楷字“爱使一切天长地久”也开始模糊了。我拿起抹布，小心而仔细地擦拭起来。

“梁主任，”一个声音传过来，是小刘，“我给您打好水了。刚才在楼道门口碰到张主任，他让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好，谢谢！我知道了。”我一边收拾起桌上的笔记本，一边对小刘说，“昨天我给你的那份通知你尽快打印出来，我一会儿等着用。”

小刘答应着出去了，我也走出办公室。

张主任是教委的老主任了，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推门进去，迎面扑来一股呛人的烟味儿。张主任是教委出了名的“香烟鉴赏家”，据说不管是什么牌子的香烟，上至“大中华”，下至不出名的



杂牌烟,只要经他鼻子一闻,十有八九要被猜中。我曾对他说过要少抽烟,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但他却不以为然,还笑着说自己一辈子的最大爱好就是抽烟,吸上一支烟能使自己精神振奋,思维敏捷,创造力大大提高,甚至比吃饭喝水还重要,如果哪天不让他抽烟了,恐怕非得患“缺烟症”不可。

在浓重的烟雾后面,张主任正戴着老花镜翻阅着什么,看见我进来,一面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一面摘下老花镜,示意我坐在沙发上。

我坐下,没有说话,看他打开抽屉寻找着什么。我突然发觉,他老了。记得几年前我还在一中教书的时候,张主任就曾亲自听过我的课,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那天我讲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我讲得栩栩如生,他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并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努力,争取在教学改革中闯出一条路子。这件事给了我很大触动,使我真正树立起干出名堂的決心。那时候,老主任是多么健康啊,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可是现在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也堆满了皱纹。只有眼神还是那么神采奕奕,透出一股这个年龄少有的活力。老主任到教委已经二十余年了,是教委里真正名副其实的元老,大家都很尊重他。

“小梁,”老主任开口了,“给你的科室增添一点力量怎么样?”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又点燃了一支烟。

“您说吧,我服从您的安排。”我欠了欠身,应和着。

“最近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机关准备留用几个拔尖的,你不是说过想安排个资料员来管理资料室吗?你可以挑一个。这是人事科刚刚拿到我这儿的档案,你看一看。”说着,老主任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递给我。

“太感谢您的关心了,我们资料室正缺一个专门的管理员,给其他同志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我一边说着一边接过档案袋,抽出来,一份一份仔细看起来。的确,从材料看,这些都是



从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每一个都足够优秀。

忽然，我的眼睛落在了一张清秀的面孔上——“薛岚”。薛岚？真的是她？我急忙读起材料的内容。女，23岁，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曾就读于本市一中。没错，就是她！不仅面容是那样熟悉，而且履历表的“高中证明人”一栏中，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名字：梁军。我不觉有些心摇神荡，似乎是惊奇，又似乎是惊喜。难道天下真的有不散的筵席？还是命中注定属于我生命的一个故事还没有落幕？她真的又出现了？

当老主任的一句“怎么样”将我带回现实中来，我指着薛岚的档案，毫不犹豫地说：“就她吧！”

因为，薛岚就是我的小说《心路》中女主角的原型。

一

人生的确很奇妙，常常会有许多的意想不到在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来临，就像评书艺人的口头禅“无巧不成书”，或许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偶然才构成了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的生命历程，使人活着不至于单调或厌倦。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两个女人会在失去音信的若干年后又在同一天重新闯入我的生活。以至于晚上回到家，我一直都心不在焉。睡觉的时候，陈晓凑过来将温热的身子贴在我的后背上，十分温柔的调动我的热情，我却近乎无动于衷，这让她大为不满。我只得扭转身，作出满怀激情的样子，经过一番“努力”，陈晓终于满意的睡下了，嘴里还发出幸福的呢喃。而我却失眠了，思绪像一缕不定向的风，若即若离，在现实与往事之间游荡。

我的初恋是在高二年级的下学期到来的。那时候，我在学校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是班长和学校

